

蟹之谣

26

水秀带回话，说乡里要罚于旺田三千元钱，交不上钱就回不来家。苏凤荣有些傻眼，三千元，大山一样压得死人的数目，这个家四角旮旯都见光，哪还有值钱的东西？除非抽梁撤檩卖房子。可没了房子一家人住在哪里？离婚时，自己倒是还带出三五百元钱，可给水强寄出生活费，再加给旺田掂对一日三餐，哪还有闲钱？旺田被囚在乡政府的院子里，咋说肚里也有火，如果再吃不下睡不安憋屈出病来，日后的药钱更吓人呢。吃喝上的钱不能节省，省也是零头巴脑的小数，不值。

思来想去，再一条道就是借。跟水秀试探，水秀说为给她妈治病，能借的都求过好几次了，于家本没有那种存闲钱的富亲戚。跟屯里人张口吧，她初进于家门，还没个正经名分，谁会借给她？再说认识的人也极有限，一个朱老九，就是因为他，旺田才被抓了去，朱老九也被整进去挨过打，俩人已作下大仇了，不比扔谁家孩子下井仇浅，还能再登门提个借字吗？再一个认

识的就是村支书于水丰。可没出事时，于旺田在家跟她说过贴心话，说原先还以为于水丰是掏心窝子真为咱想事算计，没想到头来，把他自己的媳妇整到乡中学去教书，就再不提原先的话茬儿了。人啊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！苏凤荣安慰他，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傻子还知下雨往自家门里抱柴禾呢，为自家老婆孩子谋点儿好处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大大小小的当官儿的，只要不败祸别人往自己手里搂，就还算良心没叫狼叨去。你别想得那么多，话叫别人听去还说咱心眼儿小，挑小理儿。于旺田嘟咕说，这话我不就是和你说嘛，又没跟别人。反正我认了一个理，这辈子，自个儿的梦，终其了，还得自个儿圆，指靠谁也没用。想起这话，苏凤荣就把去找于水丰借钱的念头也放弃了。有借就得有还，三千呢，也不是十天八天打个周转的事，这个家的进钱道儿在哪里？真要让人家堵上门来讨债，反倒不如眼下另找个能长远些的辙了。

苏凤荣也曾想到去找县里的吕书记。于旺田没少念叨吕书记的好，耳朵听得都快磨出趺子了，说吕书记没

架子，说吕书记懂得穷苦人的难处。找吕书记当然不是为借钱，只要吕书记能往乡里打个电话，那罚款的事就可风吹云散。开春时水秀交学费的事不就是这么解决的吗？当官的口里落下颗唾沫星儿，都值金值银的。可思来想去的，苏凤荣还是给自己打了退堂鼓，一是自己从没见过吕书记，要是冒冒失失地闯上门去，吕书记会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呢？再说，这事虽说旺田屈，可咋说也是个偷，不像孩子念书或谁谁生病遇到了难处，好说不好听，吕书记能为“贼”赏脸说情吗？设身处地地想，咱要是当上那么大的官，怕是也有不好张口的事情吧。

于是，长远些的辙便只能往娘家哥那里想了。好歹是一母所生，兄妹俩自幼感情不错，亲妹子遇到了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当哥的还能袖手不管吗？跟嫂子的关系也还说得过去，虽说离婚后在哥嫂处住段日子，嫂子也给过她脸子看，但那也是人之常情，谁家小姑子能在哥嫂家长住不走呢？想起当初嫂子生他们家老二时，自己舍了家跑去侍候月子，分手时嫂子拉住她的手，说

过亲姐妹也难比咱姑嫂的话。哥哥要是能借下这笔钱，想来总会给些期限，不会隔三岔五地跑来追债，到了明年这时候，兴许家里就不至于再像眼下这般难了……

苏凤荣便骑车去了哥哥家。哥哥住的地方没水田，养不了蟹子，但家里扣了蔬菜大棚，除了地里的收成，一年到头，大棚总还能进上几千元钱的。没想苏凤荣刚把来意吐出口，哥嫂的脸色就起了变化。哥哥一个劲儿地看嫂子，嫂子脸拉得老长，却故意扭到一边去，不跟哥哥对眼光。哥哥只得吭吭哧哧地说：

“你们……不是还没领结婚证吗？依我看，不如赶快拉倒。你没地方去，就还回这儿来。再进谁家门，总得看得长远点儿，不能剜到筐里就是菜。慢慢再碰嘛，我和你嫂子都帮你留意着，咋也找户比于家日子好过些的。”

嫂子接话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虽说咱另走一家的人没指望进了门戴金挂银，总还得有碗饭吃有件衣穿吧？我没听说日子还没等过上，就四处先替他借钱

堵窟窿的。他一个庄稼院的穷汉子，还拉扯两个孩子，这可啥时是个头？你拿钱打水漂儿啊？”

苏凤荣说：“于旺田虽说穷，可是个好人，这一点我看不走眼……”

嫂子打断她：“好人还偷？为这事，我和你哥脸上都挂不住，没法见人。还没等喝杯喜酒呢，他人倒先进去了，哼，还好人！”

苏凤荣说：“自古好人遭难的事多了……”

哥哥说：“他是不是好人，我不跟你争。你看是好人就算好人吧。可有一宗，他是好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结婚前的抓瞎事，他总得自个儿扑腾平整了。可眼下，这是他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亲妹子的事，我当哥的若说不管，不禁讲究不够人性；可他，眼下我还八竿子打不着，不管不算理短。”

嫂子赞许：“这话在理。这钱要借给你，人们不光说你虎，还得说你哥你嫂加一块是五百，一对二百五！”

苏凤荣无话可说了。站在哥嫂的脚窝看，虽说不舍

善财是真实想法，但也句句都叨在理上，换了谁，会傻狍子似的顶了饥荒去往穷窝里跳呢？谁又能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，借给八竿子打不着的犯了事的人呢？

苏凤荣坐在那里流泪。她还有最后一张牌可打，可从于家门出来时，她就一再提醒自己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这张牌是绝对不能出手的，一出手，就必伤了兄妹之间的情分，那往后还咋登哥嫂家这个门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亲哥亲嫂，她哪还有什么可依靠的人呢？可事已至此，不打这张牌，她又去哪里张罗三千元钱？苏凤荣狠狠心，还是说了：

“哥，嫂子，有句话，我本不想说，可我也是被逼得实在没招了。话说出来，合适不合适的，你们可千万别怪罪妹子。”

哥哥倔哼哼地说：“有啥话，你说。”

苏凤荣说：“咱爹临死时，有句话，不知哥嫂还记得不记得？”

哥嫂都怔了，对望一眼，再不言了，脸色如夏日里陡起的阴云，黑沉沉不见一点儿光亮。

老妈去世得早，老爹活着时，或住儿子家，或去闺女家住些日子。老爹最后病倒那次，是在闺女家。哥哥看老爹病情日重，便带了几个人，还备了担架，说把老爹抬回去养。苏凤荣不让，说爹都病成这样了，一路折腾着，怕没等到家就咽了那口气。儿子家是家，闺女家怎就不是家？还在这里养吧。那俩月，老爹炕上吃，炕上拉，都是苏凤荣侍候着。哥嫂有时来看看，不过带些药品或老人爱吃的东西，帮着料理一两日，就又回去忙田里棚里的活计了。

老人至死都清醒，那天，他把儿子和女儿叫到身边说，都说养闺女是赔钱的货，我不是也得凤荣济了？咱家的那房子院子是我一辈子一块砖一根木垒起来的，我现在说了还算数。我死后，房子院子还给你哥住，那两间西厢房归你妹子。你们亲兄妹，公平不公平的，知爹这片心就行啦，都别计较啦。爹说这话的时候，杜成林还没赌得不管天不顾地。苏凤荣当即说，爹，我哥我嫂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，你老的心意我领了，可那西厢房我不要，就都归在我哥名下吧。那还是我的家，

爹妈不在了，哥嫂比父比母，我还要常回去看看呢。老爹心里欣慰，老泪纵横，连着说，还是得从一个娘肚里爬出来的呀……就在那一夜，老爹撒手而去了。

苏凤荣见哥嫂好半天不吭声，又追了一句：“哥忘啦？”

嫂子说：“拉出的屎还往回坐呀？”

苏凤荣说：“我说过的话，到啥时都不反悔。我没说跟哥嫂要房子，我只是遇到了难处，请哥嫂伸手拉我一把。借下的钱我保证还，加上利息，一分钱不会少，立字据找证人都行。怕我还不上，村里有扣大棚的户，忙时少不了雇工夫，哥嫂帮我注意点儿，到时招呼我一声，活儿我干，工钱你们去结，啥时结完啥时算，算上利息我也没二话。”

既撕开了脸儿，苏凤荣便说了狠话。

哥哥说：“家里翻盖房子，那西厢房早拆了。砖石土坯算扔货，也就那房木还值俩钱儿，撑破天的价也就值一千。”哥哥给嫂子使眼色，“去，去屯里谁家跑一圈，给凤荣借两千，说等棚里菜下来就还。”

“只值一千，咋还借两千？”嫂子小声咕哝。

“少废话，借两千。”哥哥瞪了眼睛。

嫂子气嘟嘟地走了，把门摔得砰啪响。苏凤荣知道柜子里就有钱，可哥嫂不愿露底儿。唉，人与人在感情上生分，也快，种子入土就发芽，尿水落地就成泥。

苏凤荣揣着两千元钱，还有满腹的伤感离开了哥嫂的家，一路上热泪洗面，难止难歇。为这两千元钱，兄妹的情分狠狠一刀，从此断了，以后想接续上也难，中间有断茬儿了。哥哥说房木值一千，却借她两千，这里就含了另有一千元的情义在里面，可哥哥没说借三千，也含了自梦自圆就此了结的意思。哥哥念过高中，脑瓜活，是村里有名能算计的人，他如此行事，也算把不好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，那意思让你自己琢磨，好好咂吧去吧。

还差着一千元钱，苏凤荣回到家里发呆。水秀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她摇头，催水秀去写作业。再思再想的，就想到了卖血。她想起前些日子看电视新闻，说一个村子穷，那里的人以卖血为生，有人还用卖血钱

供出了大学生，镜头上有口大缸的特写给人的印象特别深，播音员说有个老农几年间卖的血，累计都可装下一大缸了。

想到这里，苏凤荣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发了好一阵呆，便起身去问水秀，一C是多少？水秀似懂非懂又有些卖弄地说，国际代号K是公里，M是米，C是厘米，一C大致相当于一立方厘米，用于容积，就相当于一毫升吧。苏凤荣问，那一百C是多少？水秀说，那就一百毫升呗。苏凤荣又问，那咱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？水秀说，书上说，好像有几千CC，我没记准。

水秀说到这里，就有些奇怪了，反问大姨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苏凤荣掩饰说，这两天我腰酸，可能又要来事，心里就好奇，想知道一来事要出多少血？水秀越发卖弄起在学校里学来的少得可怜的生理卫生知识，说一般情况，是几十CC，但也因人而异，超过一百的也属正常。

问过这些话，苏凤荣心里就觉有了底。身上的血几千CC呢，卖一点儿怕什么，就当多来了两次例假。

再说，血也不是鼻子眼睛，去了还可以再生呢。

决心一定，第二天一早，打发水秀上学走了，苏凤荣便骑车再奔县里，特意楚摸到一个看样子有些学问的人，问：

“大哥，跟你打听个事，咱县里有没有卖血的地方？”

那人警觉了，问：“这社会哪还有卖血的，你是问献血站吧？”

苏凤荣忙点头：“对，对，就是献血站，献血站。我记错了。”

那人说：“献血站一般都设在市里，咱县里没有。哎，你怎么问这个？”

苏凤荣说：“我们屯里有个人要去献血，我家男人陪着去了。我怕他见钱眼开，也跟着撸胳膊，那地里一秋的活儿还谁干？这不，就追着找上来了。”

那人说：“那你还是去市里看看吧。也别把献血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，健康人偶尔献上一两次，献血适量，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大伤害，增加点儿营养，多注意休

息几天就恢复过来了。”

有了陌生人的这般指教，苏凤荣越觉心里有底，便将车子放进胡同中的一个僻静处，锁好，乘大客车直奔了市里，三打听两打听的，便找到了献血站。第一次献血还算顺利，只是报名登记时小遇了点儿麻烦。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让她出示身份证或户口本，她很吃惊，说我献血，又不是要用别人的血，还用身份证户口本干什么？工作人员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，说你是头一次来吧？苏凤荣便点头。许是那天献血站正缺血浆，工作人员说，如果以后你再来，请一定带有效证件。请先抽点儿血检验一下吧。

坐在走廊里等检验结果的时候，苏凤荣见有一位刚献完血的人出来，便追过去，小声问：

“你献了多少？”

也是个女人，年龄要比她小些，答，四百。

又问，抽完血有啥感觉？

答，也没觉怎样，稍觉有点儿乏。

又问，他们给多少钱？

那人白了她一眼，只应了声“你这人，真是”，便有些厌烦地离她而去了。

苏凤荣体会到了，到了这儿，一别提卖，二别提钱，好比打渔船上别说翻，生日宴上别说死，都犯忌呀！

苏凤荣献了400CC血，站起身来的时候，果然觉得有些头晕，两腿软软的，发飘，有点喝醉酒的感觉。走出两步，还有点恶心，要吐。护士说，你先别忙着走，去长凳上坐一会儿，喝点儿水，观察观察。果然，歇一会儿就觉好多了。从付款窗口接下400元营养费的时候，她心里还是狠狠乐了一乐，她只知能给钱，却没想到会给这么多，旺田没黑没白地给别人养一个月的蟹子，还是在自家的田里，也才400元。照这么算，只需三次，三千元钱就可凑齐了，还有了车脚路费，怪不得电视里说的那个村以卖血为生呢。

走出献血站，外面的大太阳白白亮亮的很毒辣，正是秋老虎逞威肆虐的时节。在日光下一晒，苏凤荣又觉头晕目眩上来。看路边正有一个公园，树阴石凳上坐着许多人，有打牌甩扑克的，也有说说笑笑的，还有

人在哼哼呀呀地学唱戏，基本都是中老年人。苏凤荣便趑进去，找了一处树阴坐下了。有卖雪糕的问到跟前来，她犹豫了一下，买下一根，慢慢嚼着，加之凉风习习，一股清爽甘甜霎时漫遍全身。唉，雪糕里有牛奶，也算补充营养了。还是城里人会活，吃饱喝足在公园里玩儿，活得滋润啊！

有个秃顶的男人坐到旁边来，五十多岁的样子，雪白汗衫穿的挺板整，下巴刮得挺干净，手里还抓把写着字的折扇，一会儿开一会儿合的，弄出嚓嚓的响。秃顶问：

“大妹子，不是城里人吧？”

苏凤荣说：“我家在乡下。”

“进城走走亲戚？”

“哪有亲戚，进城看看，散散心呗。”

秃顶点头：“来散散心好。看你年纪不算大，就没想进城做点儿啥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苏凤荣。对呀，进城也不能光卖血，听说城里人有钟点工，还有保姆，洗洗涮涮照看病人

啥的，都是挣钱道儿，来时咋没想到这一宗呢？她说：

“本也想做做看。可两眼一抹黑的，谁找咱？大叔要是有门路，就帮帮忙吧。”

秃顶笑了，又上上下下地看了苏凤荣两眼，说：“那就跟我到家里看看？”

苏凤荣问：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出公园，过马路，十来分钟的路。”

“我晚上还要赶回去……”

“也就一会儿的活计嘛。”

“要我干啥？”

“你还能干啥，就进屋那点儿活计呗。”

苏凤荣心里算计一下，下大客车时顺便问过，最后一班回县里的车是六点，只要赶上那班车，再骑车快点儿蹬，上夜时总能到家。就是水秀放学回家时吃不上应时饭了，那她就自己做，家里还有一把挂面，加瓢水烧把火的事。十几岁的姑娘了，还能让自己饿着吗？

苏凤荣又问：“咱先说清楚，咋算账？”

秃顶说：“一把一利索，三十，不少吧？”

三十，当然不少。这活计真要能做得长久，入冬后进城做上一段也值，打工嘛。在乡下，进大棚驯马汗流累一天，撑破天也就给二十。苏凤荣便起身随秃顶走，走几步还回头看了石凳一眼，担心落下什么东西。这一眼，她就看到了旁边几个老头儿老太太怪怪的眼神，有人还撇嘴窃笑。她读不懂那眼神和那笑意，什么意思呢？

苏凤荣一路上都在揣测，他家里会是什么活计呢？秃顶的老太太卧床不起等着擦洗？家里攒下一堆脏衣脏裤盆盆碗碗？他要让我擦玻璃可得加小心，头还有点儿晕呢，不敢登高。这般想着，便跟秃顶登了五楼，又等他开了房门。屋里挺洁净，也挺安静，她探头往几个屋子扫了两眼，却哪里见卧床的病人。秃顶边换拖鞋边说，放心吧，啥人也没有。又将一双拖鞋踢到她脚下，说：

“你也换换。你没病吧？”

苏凤荣怔怔，忙摇头：“没，没有。”

秃顶说：“你脸色不好，真没病？”
